

哲学史

30 托马斯·霍布斯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托马斯·霍布斯。你会注意到，我想先谈谈霍布斯的动机来引出他。对很多哲学家来说，动机都很重要，但我认为对霍布斯来说尤其如此。

这学期我所有的阅读研究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培根和霍布斯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辅助资料上。我对霍布斯的文献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意识到他的动机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阐述思想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于1588年。

熟悉英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那天正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的日子。事实上，他在一处记载中提到，他早产是因为他母亲在看到无敌舰队时吓坏了，这样的出生方式可谓相当坎坷。他一直活到17世纪初，经历了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

在那场政治动荡中，他虽然仍抱有保皇派的同情，但反对君权神授——这当然是君主绝对权威的依据。因此，既然失去了这一权威基础，他就不得不思考：如果不是君权神授，那么政治权威的根基又是什么？此外，他还亲身经历了冲突，包括与西班牙的战争和英国的内战。他逐渐确信，人类生来就不具备融入社会的能力。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找到在自然状态下建立法律、秩序与和平的基础，而他所说的自然状态，正如他所说，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类的自然状态是生活肮脏、短暂而野蛮。显然，他对人性持悲观态度，对人类的处境也持悲观态度。

因此，他不仅需要政治权威的基础，还需要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和谐以及自保得以维系的基础。此外，还要加上宗教冲突——这些冲突既是西班牙战争的根源，也是内战中与君主制冲突的根源。霍布斯同情的是当时英国国教中所谓的“宽容派”，即宽容主义传统。

在那个包容各方的教会中，人们始终试图避免宗教冲突，避免教会权威成为迫害少数群体的根源。他想要避免宗派主义。然而，请记住，中世纪综合体系瓦解和新教改革所造成的权威真空和认识论真空，似乎正是导致宗派冲突和某种不宽容他人的个人主义的根源。

霍布斯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因此，在广义的教会传统中，他对政教关系的看法本质上是伊拉斯图式的。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肯定基督

的神性及其救赎工作——之外，除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外，他乐于将教会应该肯定什么留给权威人士来决定。

因此，国教应运而生，政府权威将具体细节交由政府制定，而非任由个人和教派纷争摆布，因为后者只会扰乱和平、引发混乱、导致无政府状态等等。正是在这种政治冲突、宗教冲突、暴力以及伊拉斯图式的政教合一的背景下，托马斯·霍布斯开展了他的哲学研究，而这与他后来闻名遐迩的哲学体系截然不同。他本人颇具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风范，对柏拉图颇感兴趣，并曾对柏拉图的作品进行过评注和翻译。

他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员。他曾担任弗朗西斯·培根的秘书一段时间，自然对培根的经验主义、归纳法式的科学方法颇为欣赏。但他并不完全满足于此。

后来所称），即某些我们可以在科学知识应用中加以利用的规律。

但这并不能提供一个整体的理论理解，而这个理解又能作为什么的基础呢？作为对人、人的行为以及政治秩序的理解的基础。因此，他想方设法从经验科学过渡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那么，他打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从可以追溯到伽利略的科学方法中找到了线索。

我本来想说这是他开发的，但我不确定。不过至少可以追溯到伽利略。这就是所谓的重构方法。

重构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分析自然过程、物理对象、人体时，如果我们仅仅进行解剖和分析，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某种可理解的、合理的顺序重构我们的发现。

因此，我们可以从经验科学的广泛概括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所以，他本质上呼吁的是经验前提，即以经验概括作为前提。

经验前提，然后演绎推理，最终得出结论。因此，由此产生的整体体系具有演绎系统的逻辑形式，例如我们在数学和几何学中看到的那种体系。正是在这方面，霍布斯对笛卡尔印象深刻。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笛卡尔希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因此，他最初的怀疑主义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策略，使他能够识别并排除所有原则上可能存在疑问的事物，从而确定哪些是完全毋庸置疑的、绝对的、完全不证自明的。

所以笛卡尔想效仿欧几里得，从公理入手，然后演绎地发展他的体系。然而，霍布斯并非理性主义者，他不相信先验的、公理化的知识。霍布斯是一位经验主义者。

所以他不能从公理入手，而必须从归纳概括开始。但他深受笛卡尔演绎法的启发，于是将其融入到他显然在伽利略那里发现的那种重构方法中。

所以，这就是这种方法论。现在，再添加一个方法论假设。我把这个假设放在这里，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方法。

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假设。也就是说，我们将基于这样的假设展开论述：一切都可以用自然因果过程来解释。这个假设是：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因果过程来解释。

因果循环，因果循环，因果循环。正因如此，所有科学在方法论上才具有统一性。最初应用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方法，也将应用于心理学和政治学。

明白了吗？这样一来，方法论上就贯穿始终了。现在，为了看看他有多重视这一点，不妨看看这本选集。没错，就是那本新选集。

第 87 页。第 87 页。你会注意到，本章标题涉及多个知识主题。

好的，我们来看全部的知识范围。看看这张精美的图表。最左边的包罗万象的学科——科学，实际上是关于后果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哲学。

正如我们昨天（或者说上次）讨论的那样，在1900年左右之前，科学和哲学大致是同义词。科学指的是一种理论知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是对后果的认识。

什么？原因、结果、后果。好的。但他又把所有这些知识分成了两部分。

自然界偶然事件的后果，即自然哲学，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而政治实体（即政治体）偶然事件的后果，我们称之为政治学或公民哲学。现在，如果你纵览自然哲学的范畴，请移到右侧栏，你会发现它从根本哲学（即存在的基本概念）延伸到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地理学，换句话说，就是数学。

然后进入物理科学领域，进入力学领域及其在工程、建筑、航海和气象学中的应用。进入天文学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学，然后是占星术，研究星辰的影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很有趣。

但光学、音乐，是的，音乐的物理学原理。伦理学，是的，它与人类的情感有关。换句话说，他认为道德行为和道德欲望背后存在心理因素。

好的。诗歌、修辞、逻辑，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没错，这就是言语的后果，我们用言语所做的事情。

哦，我们不仅能取悦他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用诗歌取悦他的女士一样。如果你熟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你就会明白。不仅能取悦他人，还能说服他人，说服力发挥着作用，这就是因果关系。

推理，没错，一会儿我们谈到推理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点。它是一个因果过程，由大脑活动控制。

而伦理，则是某些心理因果过程的结果。所以，这一切都与因果关系有关。当你审视第二部分，也就是政治体时，你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共同体制度的后果。

请注意，“联邦”一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用来指代他所建立的政治实体形式的术语。克伦威尔式联邦。联邦意味着共同利益。

因此，公民哲学、政治哲学关注的并非个人，而是公共利益。进而，它还涉及义务和权利，进而影响立法等等。所以，区别仅仅在于个体（即物质层面的）和政治共同体。

但贯穿始终的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当然，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者，也是哲学上的自然主义者吗？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吗？因为他实际上研究的只是物质以及导致物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力。

物质和运动，机械论观点。这就是科学。但他算是唯物主义者吗？嗯，这倒是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好，他真的是决定论者吗？还是他只是在研究因果过程？是的，先生。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者。是的。

嗯，似乎有迹象表明，虽然他认为相信上帝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必须探究所有其他原因的根源，即上帝作为第一因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理性却无法解释上帝的本质。通过因果关系，除了存在一个强大的第一因之外，我们无法论证上帝的本质。而且，他似乎暗示他认为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物质存在。

当然，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斯多葛学派，不是吗？那种认为存在一种稀薄的物质存在，它遍及万物，影响万物的观点，诸如此类。如此看来，托马斯·霍布斯似乎是一位有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一位基督教唯物主义者。他对人类灵魂的看法也是如此。

嗯，特土良的思想中就有些类似的东西，你还记得吧？他借鉴了斯多葛哲学来抵制当时盛行的诺斯替二元论。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偶尔你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但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影响也贯穿于他的思想之中。

所以，如果你翻到第90页，注意他怎么说。第90页第二栏，往下翻到中间的位置。好奇心，或者说对因果关系的求知欲，会驱使人从关注结果转向探寻原因，并最终探寻原因的根源，直到他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某种根本原因，它没有先前的原因，而是永恒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帝。

因此，如果不倾向于相信存在一位永恒的上帝，就不可能对自然原因进行任何深入的探究。而且，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通过世间可见的事物及其奇妙的秩序，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存在一个原因，人们称之为上帝。受造物中可见的事物……

记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使用的短语。但到了第91章，也就是第一段的结尾，他说，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恐惧，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恐惧，比如对上帝的恐惧，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恐惧，记住，这是贯穿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题。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恐惧是宗教的天然种子。这个短语，“宗教的种子”，拉丁语是“*semen religionis*”，正是约翰·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开篇几章中用来解释人类普遍信仰上帝的短语。

我们内心深处都蕴藏着某种宗教的种子，这源于我们对神性的某种模糊感知。这种感知被称为“神性感知”（*sensus deitatis*），它就是宗教的种子。现在你明白霍布斯的论述了吧，他本质上是在阐述这种信念。

他之所以被抚养长大，是因为父母双亡；他是由一位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英国圣公会牧师抚养的。因此，他肯定很熟悉加尔文的思想。他似乎想表达的是，这种因果探究会引出某种模糊的第一因概念，某种神性意识，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宗教的发展，当然，在宗教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宗教会对上帝的概念进行更为充分的阐释。

因此，某种普遍的、未定义的上帝概念在各种宗教中得以具体化，而这些宗教正是源于这种普遍的神性意识。因此，在下一章“论宗教”的开头，他写道：“既然宗教的迹象和成果只存在于人身上，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宗教的种子只存在于人身上，并且存在于某种生物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或某种卓越的程度之中。”正是这种探究、好奇等等，引导他去思考人类的自然状态，以及这种自然状态如何产生宗教。

于是他继续谈论人类的境况。这就是霍布斯所采用的动机模式和方法。有什么问题吗？请进。

我觉得这背景非常引人入胜，简直太引人入胜了。哦，我完全同意。事实上，有一位作家认为这就是主要动机，主要动机。

甚至有人说，他写出了政治思想巨著《利维坦》。这部著作是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流亡期间完成的。他流亡期间写作此书，既是为了与克伦威尔和斯图亚特王朝达成和解，也是为了保全自身。

是吗，先生？瞧他，想两边讨好。是啊，是啊。他从培根那里得到了理解因果秩序的归纳方法，培根称之为他自己意义上的“形式”。

当然，模式会影响人际关系。他从笛卡尔和伽利略那里汲取了演绎体系的理想。在此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的方法论自然主义，即认为一切都可以用这些术语来解释。

然后他就走了。这三个要素很合理。好吧，那么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你必须从他的认识论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一点在文集中很容易找到。他带领我们了解了人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从感觉开始。鉴于我之前对方法的论述，很明显他会从那里入手。

首先，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但如果他对因果机制感兴趣，那么我们最初的意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论它了。感觉的起因是我们的身体感觉。身体感觉是由外部世界中的物理因素引起的。

因此，他认为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外部世界物理过程在人体内部产生的反应。也就是说，是特殊的，我强调“特殊”是因为他是一个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影响在霍布斯身上显而易见。

明白了吗？特定的物体具有特定的属性，这些属性会引起我们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变化，而这种刺激会引发他所谓的“心脏”的反射反应。你知道你的心脏在受到适当刺激时是如何跳动的吗？心脏产生的反应体现在思考、实际行动或两者兼有之中。因此，他提出了一种纯粹的因果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我们的感觉，我们称之为“幻象”的意象，这些感觉、意象、幻象，都是具有感觉属性的心理状态。

这些幻象既包含对第一性质的感知，也包含对第二性质的感知。从这一点开始，这种区分在经验主义中变得至关重要。第一性质是指物体和物体所具有的性质。

在当时的机械论科学中，也就是后来的牛顿科学中，物理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什么？物质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只有空间属性，例如大小、形状、密度、重量和空间占据性。因此，这些就是物质的主要属性。

但这些基本属性，即物体所具有的属性，能够在意识中产生额外的效应，使我们不仅看到形状，还能看到彩色形状；不仅看到表面，还能感受到粗糙或光滑的表面；不仅看到物体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还能在我们的意识中发出声音。

因此，次要属性是指依赖于我们五种感官能力的属性。颜色与视觉有关。声音与听觉有关。

触觉，与触感有关。味觉和嗅觉。五种感官。

他的观点是，当我们谈论一件彩色衬衫，比如我的蓝色衬衫时，我们以为它是蓝色的，但衬衫本身并不是蓝色的。更确切地说，是衬衫让我们觉得它是蓝色的。它看起来是蓝色的，但它本身并不是蓝色的。

明白了吗？这里讨论的是所谓的次要性质的主观性，以及主要性质的客观性。这样一来，到了伯克利，伯克利就可以问：当森林里没有人听到的时候，树倒下会发出声音吗？因为如果声音是一种次要性质，那么它就是主观的。

有噪音吗？当无人听见时，它就如同噪音一般？没有人能将声波记录在意识中。因此，感觉便是一切的开端。如今，在因果关系终止之后，你不再注视我的衬衫，但你的脑海中仍然保留着衬衫的影像。

感觉器官和大脑变化的结果。他称之为想象力。请注意，此时“想象力”一词仅仅是指拥有心理图像。

拥有心理图像。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你才会意识到想象力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始于康德等人，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却并不明显。

想象力其实就是残存的、逐渐消逝的、混乱的、相互交织的意象，就像我脑海中那个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的形象，就混杂着各种其他正在消逝的意象。所以，想象力就是这样运作的。它在清醒时发挥作用，当我们回忆起某件事，脑海中浮现出相应的画面时，想象力就发挥作用了。

或者在睡眠中，当我们梦到一些非常生动的事物时。这些都是感官意象的衰退。他由此过渡到他所谓的理性。

推理。什么是推理？嗯，在意识层面，推理其实就是一个想法接踵而至的过程。如果我说2加2等于……那么，这个过程最终得出的结果是4。2加2等于4。但是，你看，这种意识层面的思维过程是由大脑活动引起的。

大脑会以某种方式将应该结合的事物结合起来，将应该分离的事物分开。因此，正是由于因果过程，因果刺激2，再加上另一个因果刺激2，才产生了对概

念4的因果刺激。所以，这种推理完全是由大脑原因决定的过程。明白吗？大脑原因。

我们无法凭空产生观念，因为意识完全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所以意识中不存在任何先天观念。不存在独立于产生感觉的因果过程之外的先验知识。

至此，他的纯粹经验主义就确立了。但是语言呢？语言呢？现在，唯名论就在这里明确地体现出来了。因为他直言不讳地说，词语只不过是代表特定事物群体的特定符号。

因此，在他的著作《哲学原理》（而非《利维坦》）中，他指出，一个名称的普遍性，即一个名称可以指代一整类事物，正是这种普遍性导致人们认为事物本身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显然，除了被称为不定名词的名称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普遍存在的事物。因为我们没有对它们进行限定，而是任由听者自行理解和应用。

但“普遍性”只是一个特指某个群体的名称，它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整个群体。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整个群体。他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抽象名称这种东西。因此，他否定了概念主义。我们不给抽象概念命名。

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些概括性的概念。因此，词语凭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概括性地指称一整类事物，但并不参照头脑中抽象存在的任何普遍概念。

而且他完全没有参照任何真正的普遍概念。所以他明确地持唯名论观点。好的。

这样说得通吗？注意他对自己方法的坚持。首先是方法论假设：一切事物都应归因于因果关系。

从感觉出发，决定感觉的成因。大脑的运作，神经的运作，决定了后续的一切。而语言和符号的使用，仅仅是这种反应机制的一部分。

在刺激-反应机制中，对世界的体验会产生反应。语言反应。而人类复杂的反应则涉及语言。

独立于感官经验。是的。如果一切都是通过物理过程产生的因果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因果过程而产生的观念。

插图是……是的。是的。是的。

不，我觉得用蓝色而不是黄色、红色、黑色或白色来举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的。

是的。我认为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色素沉着的问题。不过，话虽如此，我们讨论原质和次质时，最常用的例子就是颜色，这或许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视觉，也就是视觉本身。因为谈到视觉和色彩感知时，我们很容易说颜色是主观的，当然，色彩视觉的物理原理是存在的。但对于味觉或触觉来说，情况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是啊，是啊，那是另一回事。

好的，大卫。你会怎么解释呢……嗯，你看，宗教的种子是结果，宗教源于某种种子，这是对神灵的感知，某种第一因观念的结果。

神性意识本身就是因果探究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探究，我们不断地追问：是什么导致了那个原因？并一直追溯到源头。是的，先生？所以，他的意思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如此具有人类的特征，我本来想说，是如此根植于人类，如此具有特征性，以至于我们一直追溯到源头，最终产生了上帝的概念，而这正是神性意识的根源，也是宗教的根源。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如此自然地进行因果思考呢？嗯，我怀疑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体验到因果过程。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婴儿很快就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某些行为会产生相应的反应。

是的，先生？我记得我们孙子大概三个月大的时候，我记得我躺在地板上抱着他，俯身看着他，走到他跟前，他抬头看着我，他做出了刺激反应，你知道，因果关系。你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习这种因果关系。

它根植于我们体验周围世界的方式之中。因此，他会给出彻底的经验主义解释。你不需要康德式的因果关系范畴来解释这一点。

好了，以上只是基础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想表达的重点。你看，抛开那些驱使他前进的因素，他想谈谈政治体制，谈谈伦理与政治的关系。

但他通过谈论人本身并提出意识的概念来引出这个问题，因为感觉、想象、推理和语言运用等所有活动都以意识为前提。无论你用唯物主义者的人性论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人，人都具有意识。那么，意识的成因是什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意识仅仅是一种副产品，一种附带现象。也就是说，它是身体存在所产生的、附加于身体存在的表象。没错，意识仅仅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正如感觉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推理也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一样。

所以，所有意识都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生理变化产生意识。当然，有时意识也是直接产生的，例如感觉。

有时是间接的，例如，因果过程（即物理变化）会产生非自主的生理效应，例如我们会自动呼吸，以及我们的神经和四肢产生的生理反射，而我们事后才能意识到这些反射。明白了吗？所以，有时根本原因直接产生意识状态，有时则间接产生意识状态。

而意识状态中就包括欲望和厌恶。欲望和厌恶。或许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会在你的心中激起厌恶之情。

或许是吸引力。你看？但关键在于，经历不仅仅会记录认知内容。它们对我们的生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会引发情绪反应。

他认为大脑是意识、感觉和思想的所在，而心脏是厌恶、欲望和情感的所在。正是出于这些欲望，我们才采取行动，因此人类的行为并非受理性支配，而是受激情、情感和欲望的支配。

现在看来，这似乎又是他这种思维方式的自然结果。所以在第85页，你可以看到他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你可以看出，他对情感心理学有着相当成熟的理解。

这就引出了关于自由和决定论的问题。关于自由和决定论。他从两个层面谈到自由。

第一，当我摆脱了外部束缚，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时，那就是自由。虽然我的欲望导致我的行为，但我的行为也是由欲望引起的。然而，他认为自由意味着自我驱动，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是由我自身的欲望、欲望和激情所驱动的。

他还探讨了第二种自由的含义，那就是当我们做出决定时所感受到的自由。做出决定。但做出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选择。

选择的自由。那是什么？嗯，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愿望。我该从菜单上点什么？我该去安德森广场买点什么？你得做出选择。

在这种欲望的交替中，你先是朝一个方向发展，然后又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就像跷跷板一样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在意识层面，你一直在权衡。嗯，我想要这个是因为，但我也想要那个是因为，这种权衡持续进行。

选择其实就是一种欲望战胜另一种欲望。在这种情感的拉锯战中，你最终屈服于一种欲望，而最后胜出的欲望就是你选择的那个。因此，自由选择的感觉仅仅是你自身欲望模糊性的副产品。

那种无因感源于交替出现的欲望。但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并非拥有无因的行为和选择。一种内在的决定论贯穿始终。

这有时被称为软决定论。正是基于此，他被归类为心理利己主义者。心理利己主义者是指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一种经验概括。利己主义的观点是……利己主义的核心在于追求自身利益。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自身利益。心理上的利己主义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断言。这是一个心理事实，我们确实如此。

这与伦理利己主义不同，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他是一位心理利己主义者。他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追求自身利益。

不。事实上，他之后会否认这一点。但他是个心理上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确追求自身利益。是恐惧驱使着我们。是自我保护的欲望驱使着我们。

出于自身利益。我们渴望的，就认为是好的；我们厌恶的，就认为是坏的。

所以，尽管我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比如生存，但我们也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利益和恶行。因此，我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道德相对主义。但我们始终受到一种不安分的欲望驱使，这种欲望驱使我们追求生存所需的权力。

权力。没错。所以你看，生活就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权力究竟源于何处？培根说过什么？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你了解并理解了因果关系，你就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呢？你看，他做了一个区分。他区分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则。自然状态是冲突、权力斗争以及与所有人为敌的状态。

人生苦短，残酷无情。除了生存本能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权利。也不存在阿奎那意义上那种基于某种内在目的论的自然法则。

不，这是一个机械论的宇宙。因果过程决定一切。那么，他所说的自然法则是是什么意思呢？他指的是正确理性的指引。

你听过这句话吗？威廉·阿卡，《正确理性的指示》。换句话说，就是结果主义思维。是吗？你也可以进行结果主义思考。

如果你理解了因果过程，就能进行正确的推理。因此，关于人类行为后果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正确的推理，就是一种力量。那么，出于审慎和自保，正确的推理会制定什么样的自然法则呢？第一，寻求和平。

你把责任推给内战，或者美西战争，或者宗教冲突，或者他流亡期间。拜托，跟克伦威尔媾和吧。寻求和平。

第二，要信守与他人的约定。当你达成协议或签订合同时，就要遵守它。因此，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需要的是一种出于正当理由而遵守的约定。

我们通过契约将权力赋予一位绝对统治者。克伦威尔和查理一样，都是绝对统治者。但我们通过契约，或者说合同，将权力赋予一位绝对统治者，他拥有对我们完全的权威，除非他试图毁灭我们。

于是，自保的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由于契约是为了自保，绝对权力便落入了统治者手中，并由他发号施令。所以，你看，这里并非君权神授，而是建立在契约论或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政治权威由此而来。

而统治者在宗教事务上拥有权威。还记得我说过霍布斯是伊拉斯图主义者吗？上帝的律法对我们具有约束力，这既源于正当的理性，也源于直接的启示，或是源于当权者的权威。而正是统治者的诠释，决定了上帝的诫命究竟是什么。

统治者的权威解释将解决宗教争端。因此，他最终得出了他试图确立的结论。是的，先生？我们需要在政治冲突中生存下去的方法。

我们需要找到在宗教冲突中生存的方法。克服宗派主义和党派偏见。

这就是理性权衡后果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唉，真希望我们有十分钟时间来仔细讨论一下。是不是很耐人寻味？没错，影响深远。

悲观的观点。有人推测这是因为他从小接受加尔文主义关于全然堕落的教义。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成长于战乱年代。